

评点本 金庸武侠全集

鹿鼎记

五

文化艺术出版社

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

鹿鼎记

五

文化艺术出版社

目 录

第四十一回	渔阳鼓动天方醉	督亢图穷悔已迟		(1931)
第四十二回	九重城阙微茫外	一气风云吐纳间		(1982)
第四十三回	身作红云长傍日	心随碧草又迎风		(2025)
第四十四回	人来绝拼原拚命	事到伤心每怕真		(2074)
第四十五回	尚余截竹为竿手	可有临渊结网心		(2128)
第四十六回	千里帆樯来域外	九霄风雨过城头		(2174)
第四十七回	云点旌旗秋出塞	风传鼓角夜临关		(2223)
第四十八回	都护玉门关不设	将军铜柱界重标		(2276)
第四十九回	好官气色车裘壮	独客心情故旧疑		(2340)
第五十回	鸢立云端原矫矫	鸿飞天外又冥冥		(2376)
附录:康熙朝的机密奏折				(2414)
后记				(2423)

第四十一回 渔阳鼓动天方醉 督亢图穷悔已迟

次日韦小宝带同随从兵马，押了吴之荣和毛东珠离扬回京。康熙的上谕宣召甚急，一行人在途不敢耽误停留，不免少了许多招财纳贿的机会。

沿途得讯，吴三桂起兵后，云南提督张国桂、贵州巡抚曹申吉、提督李本深等归降，云南巡抚朱国治被杀、云贵总督甘文焜自杀。这日来到山东，地方官抄得邸报，呈给钦差大臣，乃是康熙斥责吴三桂的诏书。韦小宝叫师爷诵读解说。那师爷捧了诏书读道：

“逆贼吴三桂穷蹙来归，我世祖章皇帝念其输款投诚，授之军旅，锡封王爵，盟勒山河；其所属将弁，崇阶世职，恩赉有加；开闢滇南，倾心倚任。迨及朕躬，特隆异数，晋爵亲王，重寄干城，实托心膂，殊恩优礼，振古所无。”

韦小宝听了师爷的解说，不住点头，说道：“皇上待这反贼的确不错，半分没吹牛皮。像我韦小宝，对皇上忠心耿耿，也不过封个伯爵，要封到亲王，路还差着一大截呢。”

那师爷继续诵读：

片语写“西贼”势大。

不写其引清兵入关之功，仅述其势急归降之窘；不记其攻掠平定之绩，但言其职高位隆之荣。草诏人深晓平民心态。

再论撤藩之美意、三桂呈请之伪与背叛之实。

“诿意吴三桂性类穷奇，中怀狙诈，宠极生骄，阴谋不轨，于本年七月内，自请搬移。朕以吴三桂出于诚心，且念及年齿衰迈，师徒远戍已久，遂允所请，令其休息。乃飭所司安插周至，务使得所，又特遣大臣往宣谕朕怀。朕之待吴三桂，可谓体隆情至，蔑以加矣。近览川湖总督蔡毓荣等奏：吴三桂径行反叛，背累朝豢养之恩，逞一旦鸱张之势，播行凶逆，涂炭生灵，理法难容，人神共愤。”

韦小宝听一句解说，赞一句：“皇上宽洪大量，没骂吴三桂的奶奶，还算很客气的。”

类此大手笔，便不一定出自绍兴师爷腕底。

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以及李力世等在侧旁听，均想：“圣旨中只说皇帝待他好到不能再好，斥责吴三桂忘恩负义，不提半句满汉之分，也不提他如何杀害明朝王室，可十分高明，好让天下都觉吴三桂造反是大大的不该。”

那师爷继续读下去，敕旨中劝谕地方官民不可附逆，就算已误从贼党，只要悔罪归诚，也必不究既往，亲族在各省做官居住，一概不予株连，不必疑虑。诏书中又道：

“其有能擒吴三桂投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以及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取录，朕不食言。”

韦小宝听那师爷解说：“皇上答应，只要谁能抓到吴三桂献到军前，皇上就封他为平西亲王。”不由得心痒难搔，回顾李力世等人，说道：“咱们去把吴三桂抓了来，弄他个平西亲王做做，

倒也开胃得很。”众人齐声称是。张勇等武将均想：“吴三桂兵多将广，要抓到他谈何容易？”李力世等心想：“我们要杀吴三桂，是为了他倾覆汉人江山，难道真是为鞑子皇帝出力？但如韦香主做了平西亲王，在云南带兵，再来造反，倒也不错。”

韦小宝听完诏书，下令立即启程，要尽快赶回北京，讨差出征，以免给人赶在头里，先把吴三桂抓到了，抢去了平西亲王的封爵。

这一日来到香河，离京已近，韦小宝吩咐张勇率领大队，就地等候，严密看守钦犯毛东珠，自己带同双儿和天地会群雄，押了吴之荣，折向西南，去庄家大屋，要亲自交给庄家三少奶，以报答她相赠双儿这么个好丫头的厚意。

傍晚时分，来到一处镇上，离庄家大屋尚有二十余里，一行人到一家饭店打尖。这时各人已换了便服，将吴之荣点了哑穴和身上几个穴道，却不绑缚，以免骇人耳目。众人围坐在两张板桌之旁。无人愿和吴之荣同桌，双儿怕他逃走，独自和他坐了一桌，严加监视。

饭菜送上，各人正吃间，十几个官兵走进店来，为首一人是名守备，店外马嘶声不绝，两名兵士自行打水饲马。一名把总大声吆喝，吩咐赶快杀鸡做饭，说道有紧急公事，要赶去京里报讯。掌柜的诺诺连声，催促店伴侍候官老爷，亲自替那守备揩抹桌椅。

一批官兵刚坐定，镇口传来一阵车轮马蹄声，在店前停车下马，几个人走进店来。当先二

先记齐声称是，再写各人所思不然。运笔从容，半点不乱。

双儿待韦小宝是无话可说，小宝待双儿虽有话可说，但毕竟不薄。

最恨吴之荣者是双儿，偏要与之同桌吃饭。

江湖上遇这样的人，不免要留心些。

人是精壮大汉。第三人却是个痨病鬼模样的中年汉子，又矮又瘦，两颊深陷，颧骨高耸，脸色蜡黄，没半分血色，隐隐现出黑气，走得几步便咳嗽一声。他身后一个老翁、一个老妇并肩而行，看来都已年过八旬。那老翁也是身材瘦小，但精神矍铄，一部白须飘在胸口，满脸红光。那老妇比那老翁略高，腰板挺直，双目炯炯有神。最后两个都是二十来岁的少妇。瞧这七人的打扮，那病汉衣着华贵，是个富家员外，两男两女是仆役、仆妇。翁媪二人身穿青布衣衫，质料甚粗，但十分干净，瞧不出是什么身分。

那老妇道：“张妈，倒碗热水，侍候少爷服药。”一名仆妇应了，从提篮中取出一只瓷碗，提起店中铜壶，在碗中倒满了热水，荡了几荡倾去，再倒了半碗水，放在病汉面前。那老妇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打开瓶塞，倒出一粒红色药丸，拿到病汉口边。病汉张开嘴巴，那老妇将药丸放在他舌上，拿起水碗喂着他吞了药丸。病汉服药后喘气不已，连声咳嗽。

老翁、老妇凝视着病汉，神色间又是关注，又是担忧，见他喘气稍缓，停了咳嗽，两人都长长吁了口气。病汉皱眉道：“爹，妈，你们老是瞧着我干么？我又死不了。”老翁哼了一声，转开了头。老妇笑道：“说什么死啊活啊的，我孩儿长命百岁。”

韦爵爷果然关注，却因病汉而起轻视之心。

韦小宝心想：“这家伙就算吃了玉皇大帝的灵丹，也活不了几天啦。原来这老头儿、老婆子是他爹娘，这痨病鬼定是从小给宠坏了，爹娘多

瞧他几眼，便发脾气。”

那老妇道：“张妈、孙妈，你们先去热了少爷的参汤，再做饭菜。”两名仆妇答应了，各提一只提篮，走向后堂。

官兵队中那守备向掌柜打听去北京的路程。掌柜道：“众位老爷今日再赶二三十里路，到前面镇上住店。明儿一早动身，午后准能赶到京城。”那守备道：“我们要连夜赶路，住什么店？掌柜的，打从今儿起一年内，包你生意大旺，得多备些好酒好菜，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那掌柜笑道：“老爷说得好。小店生意向来平常，像今天这样的生意，一个月中难得有几天，那是众位老爷和客官照顾。哪能天天有这么多贵人光临呢？”

那守备笑道：“掌柜的，我教你一个乖。吴三桂造反，已打到了湖南，我们是赶到京里去呈送军文书的。这一场大仗打下来，少说也得打他三年五载。禀报军情的天天要打从这里经过，你这财是有得发了。”掌柜连声道谢，心里叫苦不迭：“你们总爷的生意有什么好做？大吃大喝下来，大方的随意赏几个小钱，凶恶的打人骂人之后，一拍屁股就走。别说三年五载，就只一年半载，我也得上吊了。”

进军好快！

韦小宝和李力世等听说吴三桂已打到了湖南，都是一惊：“这厮来得好快。”钱老本低声道：“我去问问？”韦小宝点点头。

钱老本走到那守备身前，满脸堆笑，抱拳道：“刚才听得这位将军大人说，吴三桂已打到

了湖南。小人的家眷在长沙，很是挂念，不知那边打得怎样了？长沙可不要紧吗？”

那守备听他叫自己为“将军大人”，心下欢喜，说道：“长沙要不要紧，倒不知道。吴三桂派了他手下大将马宝，从贵州进攻湖南，沅州是失陷了，总兵崔世禄被俘。吴三桂部下的张国柱、龚应麟、夏国相正分头东进。另一名大将王屏藩去攻四川，听说兵势很盛。川湘一带的百姓都在逃难了。”

钱老本满脸忧色，说道：“这……这可不大妙。不过大清兵很厉害，吴三桂不见得能赢罢？”那守备道：“本来大家都这么说，但沅州这一仗打下来，吴三桂的兵马挺不易抵挡，唉，局面很是难说。”钱老本拱手称谢，回归座上。天地会群雄有的心想：“别让吴三桂这大汉奸做成了皇帝。”有的心想：“最好吴三桂打到北京，跟满清鞑子斗个两败俱伤。”

众官兵匆匆吃过酒饭。那守备站起身来，说道：“掌柜的，我给你报了个好消息，这顿酒饭，你请了客罢。”掌柜哈腰赔笑，道：“是，是。当得，当得。众位大人慢走。”那守备笑道：“慢走？那可得坐下来再吃一顿了。”掌柜神色尴尬，只有苦笑。

那守备走向门口，经过老翁、老妇和病汉的桌边时，那病汉突然一伸左手，抓住了他胸口，说道：“你去北京送什么公文？拿出来瞧瞧。”那守备身材粗壮，但给他一抓之下，登时蹲了下来，身子矮了半截，怒喝：“他妈的，你干什

顺带几笔，便知
吴三桂起事后军
情大略。

天地会想乱中取
胜，得渔翁之
利，也有几分天
真，几分痴愚。

偏是病汉先出
手。

么？”胀红了脸用力挣扎，却半分动弹不得。那病汉右手嗤的一声，撕开守备胸口衣襟，掉出一只大封套来。那病汉左手轻轻一推，那守备直摔出去，撞翻了两张桌子，乒乒乓乓一阵乱响，碗碟碎了一地。

众官兵大叫：“反了，反了！”纷纷挺枪拔刀，向那病汉扑去。病汉带来的两名仆役抬拳踢腿，当着的便摔了出去。顷刻之间，众兵丁躺躺了一地。

那病汉撕开封套，取出公文来看。那守备吓得魂不附体，颤声大叫：“这是呈给皇上的奏章，你……你胆敢撕毁公文，这……这……这不是造反了吗？”那病汉看了公文，说道：“湖南巡抚请鞑子皇帝加派援兵去打平西王，哼，就算派一百万兵去，还不是……咳咳……还不是给平西王扫荡得干干净净。”一面说话，一面将公文团成一团，捏入掌心，几句话说完，摊开手掌一扬，无数纸片便如蝴蝶般随风飞舞，四散飘扬。

倒识得文字。

天地会雄群见了这等内力，人人变色，均想：“听他语气，竟似是吴三桂手下的。”

那守备挣扎着爬起，拔出腰刀，道：“你毁了公文，老子反正也活不成了，跟你拼了！”提刀跃前，猛力向病汉头顶劈下。那病汉仍是坐着，右手伸出，在守备小腹上微微一推，似乎要他别来滋扰。那守备举起了刀的手臂忽然慢慢垂将下来，跟着身子软倒，坐在地下，张大了口，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被打倒了的兵丁有的已

守备忠于职事，情急拼命，惜乎功夫太差。

爬起身来，站得远远地，有气没力的吆喝几句，谁也不敢过来相救长官。

一名仆妇捧了一碗热汤出来，轻轻放在病汉之前，说道：“少爷，请用参汤。”

老翁、老妇二人对适才这一场大闹便如全没瞧见，毫不理会，只是留神着儿子的神色。

徐天川低声道：“这几人挺邪门，咱们走罢。”高彦超去付了饭钱，一行径自出门。只见那老妇端着参汤，轻轻吹去热气，将碗就到病汉嘴边，喂他喝汤。

徐天川老江湖，
已瞧出门道，群
豪去得也快。

韦小宝等走出镇甸，这才纷纷议论那病汉是什么路道。徐天川道：“这人撕烂那武官的衣衫，功力这等厉害，当真……当真少见。”玄贞道人道：“他在那武官肚子上这么一推，似乎稀松平常，可是要闪避挡格，却真不容易。风兄弟，你说该当如何？”风际中道：“不该走近他身边三尺。”群雄一想，都觉有理，对这一推，不论闪避还是挡格，至少在他三尺之外方能办到，既已欺得这么近，再也避不开、挡不住了。

青木堂群豪功夫
以风际中为第一，
似无争论。

徐天川忽道：“我抓他手腕……”一句话没说完，便摇了摇头，知道以对方内劲之强，就算抓住了他手腕，他手掌一翻一扭，自己指骨、腕骨难保不断。

也在琢磨。

众人明知这病汉是吴三桂一党，但眼见他行凶伤人，竟然谁也不敢出手阻拦，虽然被害的是鞑子军官，终究不是众人平素的侠义豪杰行径，心有愧意，不免兴致索然，谈得一会，便均住

口。行出数里，忽听得背后马蹄声响，两骑马急驰而来。当地已是通向庄家大屋的小道，不能两骑并行。群雄正没好气，虽听蹄声甚急，除了风际中和双儿勒马道旁之外，余人谁也不肯让道。

转眼间两乘马已驰到身后，群雄一齐回头，只见马上乘者竟是那病汉的两名男仆。一名仆人叫道：“我家少爷请各位等一等，有话向各位请问。”这句话虽非无礼，但目中无人之意却再也明白不过。群雄一听，尽皆有气。玄贞道人喝道：“我们有事在身，没功夫等。大家素不相识，有什么好问？”那仆人道：“是我家少爷吩咐的，各位还是等一等的好，免得大家不便。”言语中更是充满了威吓。

钱老本道：“你家主人，是吴三桂手下的吗？”那仆人道：“呸！我家主人何等身分，怎能是平西王的手下？”群雄均想：“他不说吴三桂而称平西王，定是跟吴贼有些渊源。”便在此时，车轮声响，一辆大车从来路驰至。那仆人道：“我家主人来了。”勒转马头，迎了上去。群雄此时倘若纵马便行，倒似是怕了那病汉，当下一齐驻马等候。

大车驰到近处，一名仆妇驾车，另一名仆妇掀起车帷，只见那病汉坐在正中，他父母坐在其后。那病汉向群雄瞪了一眼，问道：“你们为什么点了这人的穴道？”说着向吴之荣一指，又问：“你们是什么人？要上哪里去？”声音尖锐，语气十分倨傲。

玄贞道人说道：“尊驾高姓大名？咱们素不

躲开去，却又找上来，青木堂再无退路。

凭虚中出来这一家子，无故中横插这一杠子，真不知什么路数？

相识，河水不犯井水，干么来多管闲事？”那病汉哼了一声，说道：“凭你也还不配问我姓名。我刚才问的两句话，你听见了没有？怎不回答？”玄贞怒道：“我不配问你姓名，你也不配问我们的事。吴三桂造反作乱，是个大大的奸贼，你口口声声称他平西王，定是贼党。我瞧尊驾已经病人膏肓，还是及早回家寿终正寝，免得受了风寒、伤风咳嗽，一命呜呼。”

玄贞是刻薄人，这次算吃了大亏。

天地会群雄哈哈大笑声中，突然间人影晃动，拍的一声，玄贞左颊已重重吃了记巴掌，跟着左肋中掌，摔下马来。这两下迅捷绝伦，待他倒地，群雄才看清楚出手的原来竟是那老妇。她两掌打倒了玄贞，双足在地下一顿，身子飞起，倒退着回坐车中。

群雄大哗，齐向大车扑去。那病汉抓住赶车的仆妇背心，轻轻一提，已和她换了位子，将仆妇抓入车中，自己坐了车把式的座位。

这时正好钱老本纵身双掌击落，那病汉左手一拳打出，和他双掌相碰，竟是无声无息。钱老本只觉一股强劲的大力涌到，身不由主的两个筋斗，倒翻出去，双足着地后待要立定，突觉双膝无力，便要跪倒，大骇之下，急忙用力后仰摔倒，才免了向敌人跪倒之辱。

仅此一“咦”，再证病汉本领了得，兼证风际中与钱老本等不同。

钱老本刚摔倒，风际中跟着扑至。那病汉又是一拳击出。风际中不跟他拳力相迎，右掌中途变向，突然往他颈中斩落。那病汉“咦”的一声，似觉对方武功了得，颇出意料之外，右手拇指扣住中指，向他掌心弹去。风际中立即收掌，

右脚踏上骡背。

高彦超和樊纲分向两名男仆进攻。二仆纵马退开，叫道：“让少爷料理你们。”高樊二人均想和对方仆从动手，胜之不武，见二仆退开，正合心意，当即转身，双双跃起，攻那病汉左侧。突然那骡子长声嘶叫，软瘫在地，带动大车跟着倾侧。原来风际中踏上骡背，足底暗运重力，一踹之下，骡子脊骨便断。

那病汉足不弹、身不起，在咳嗽声中已然站在地下。车中老翁、老妇分别提着一名仆妇从车中跃出。这三人行动似乎并不甚快，但都抢着先行离车，大车这才翻倒。

钱老本和徐天川向老翁、老妇抢去。那老妇左手摇摇，右手向病汉一指，笑道：“你们过去，陪我孩儿玩玩。”言中之意，竟是要二人去挨她儿子的拳头，好让他高兴高兴。

徐天川右拳向那老翁头顶击落，只是见他年纪老迈，虽知他武功不弱，还是生怕一拳打死了他，喝道：“看拳！”手上也只使了三成力。他自从失手打死白寒松，和沐王府闹出不少纠纷后，已然深自戒惕。

那老翁伸手一把握住了他拳头。这老翁身材瘦小，手掌竟然奇大，捏住他拳头后，说道：“到那边玩去！”徐天川年纪虽比这老翁小得多，却也已是个白发老头，这老翁这句话，却如是对顽童说话的语气。徐天川右手用力回夺，左拳跟着击出。这一招“青龙白虎”本是相辅相成的招式，左拳并非真的意在击中对方，只是要迫松公

风际中先坏大车，攻其必救，心机亦深，唯不知车内翁姬更为邪门。

竟瞧走了眼。

必有怪处。

手，但若对方不肯松手，这一拳便正中鼻梁。

那老翁展臂一送，松开了手。徐天川只觉一股浑厚之极的大力推动过来，再加上自己左拳正用力打出，右力向后，左力向前，登时身如陀螺急转，一直向那病汉转了过去。

那病汉正和风际中、高彦超、樊纲、李力世四人相斗，见徐天川转到，拍手笑道：“有趣，有趣！”四人的拳脚正如疾风骤雨般向他身上招呼，他竟有余裕拍手欢呼，跟着伸手一拨。徐天川忽然反了个方向，本是右转，却变成左转，急速向那老翁旋转将过去。那病汉笑道：“爹，好玩得很，你再把这陀螺旋过来！”玄贞奋力冲上。那病汉随手一拨一推、一拨一推，竟将玄贞、高彦超、樊纲、李力世四人也都转成了陀螺。只风际中没给带动，但也已胸口气血翻涌，急忙跃退三步，双掌护身。

群豪合演陀螺阵，导演是一病汉，不知玄贞还有什么话说。

五位天地会的豪杰都转个不停，想运力凝住，却说什么也定不下来。哪一人转的势道稍缓，那病汉便抢过去一拨一推，旋转的势道登时又急了。这情景便如孩童在桌上旋铜钱一般，五个铜钱在桌上急转，直立不倒，哪一个转得慢了，势将倾倒，那孩童又用手指去转上一转。

韦小宝只瞧得目瞪口呆，惊骇不已。双儿站在他身前，提心吊胆的护住了他。韦小宝低声道：“咱们三十六着。”双儿道：“快到庄家去。”韦小宝道：“对，一到庄家，大吉大利。做庄家的可以吃夹棍，大杀三方。”转身便走。双儿拉了吴之荣，跟在后面。

那病汉转陀螺转得兴高采烈。一对老夫妇脸带微笑，瞧着儿子。四名仆人拍手喝彩，在旁为小主人助兴。

那病汉见风际中站稳马步，左掌高，右掌低，摆成个“古松矫立势”，当即欺身上前，伸手往他右肩拨去。风际中右足退了一步，侧肩让开，却不敢出掌还手。那病汉怒道：“你这坏人，你不转陀螺？”伸手又往他右肩拨去。风际中又再后退，不料左肩后突然一股大力推到，登时身不由主，在那病汉大笑声中急速旋转，待要使“千斤坠”定住身子，被那病汉在后腰用力一拨，又转了起来。

吴之荣见那病汉和对头为难，陡然间现出生机，当下一步一跌的行得几步，假装脚下一绊，摔倒在地。双儿用力拉扯，他只不肯起身。韦小宝大急，生怕他向敌人说出真相，左手托住他下颚，使劲一捏，吴之荣便张开口来。韦小宝从靴筒中拔出匕首，往他口中一绞，将他舌头割去了大半截。吴之荣痛得晕了过去。

双儿只道韦小宝已将这奸贼杀死，叫道：“相公，快走！”两人向前飞奔。

两人奔不到一里，便听得身后马蹄声响，有人骑马追来。韦小宝向左首的乱石冈一指，两人离开小路，奔入乱石堆中。

那病汉和一名仆人骑马追到，眼见得马匹不能驰入乱石冈中，那仆人跃下马来，叫道：“两个小孩别怕。我家少爷叫你们陪他玩，快回来。”韦小宝道：“转陀螺的事，老子可不干。”逃得更

风兄不演亦不可。

吴之荣能不挣扎，唯功夫只在舌头，偏又被小宝抢先割去。

此时只觉“走为上”。

加快了。那仆人追入乱石堆，韦小宝和双儿脚下甚快，那仆人追赶不上。那病汉叫道：“捉迷藏么？有趣，有趣！”下了马背，咳嗽不停，从南抄将过来。

韦小宝和双儿转身向东北角奔逃，反向那仆人奔去。那仆人扑过来要捉韦小宝。韦小宝使出九阳真经的“神行百变”功夫，身子一侧，那仆人便扑了个空。双儿反手一掌，打向他后腰。那仆人是小小年纪，并没放在心上，竟不招架，伸手去抓她右臂。双儿左掌疾落，擦的一声，已斩中他后腰。那仆人吃痛，“啊”的一声叫了出来，便在这时，双儿已抓住他右手手腕，反过来一扭，喀喇一响，扭断了他手肘关节。

仆人不济。

那病汉“咦”的一声，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几个起落，纵到双儿身前，左手挥出，双儿头上帽子落地，满头青丝散开了来。那病汉笑道：“是个姑娘！”伸手抓住了她长发。双儿“啊”的一声大叫，一招“双回龙”，双肘后撞，那病汉笑道：“好！”左手自左而右一掠，抓住她两只手掌，反在背后，跟着右手将她长发在她双手手腕绕了两转，再打个结，哈哈大笑。

以秀发为绳，是病汉所为，却不失童趣。

双儿急得哭了出来，叫道：“相公，快逃，快逃！”那病汉伸指在她腰里轻轻一戳，点了穴道，笑道：“他逃不了的。”撇下双儿，向韦小宝追去，片刻间便已追近。

韦小宝在乱石中东窜西走，那病汉几次要抓到了，都被他用“神行百变”功夫逃开。那病汉笑道：“你捉迷藏的本事倒好啊。”韦小宝内力不